

最高指示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以刘建勋、文敏生为首的河南省委是如何收买、纵容 郑大联委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重重阻力，汹涌澎湃地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发展。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陷入广大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革命群众所识破。他们一手扶植起来的御用工具郑大联委等组织，也正在土崩瓦解。革命形势好得很！好得很！！好得很！！

但是，河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收买、控制、策划、纵容它的御用工具郑大联委，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采取种种手段，收买、 控制郑大联委

一、一张大字报是河南省委培植 御用工具的开端

去年八月十九日，刘建勋在郑大抛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从字面上对当时赴京控告河南省委的郑大联委负责人党言川表示一定的支持，实际上是为保护乌纱帽而玩弄的反革命两面手法。

四、政治上吹捧，经济上收买

当郑大联委负责人，特别是党言川的政治把柄被河南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握在手里以后，为了使党言川充当他们的御用工具，便极力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扶植他们。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等反革命两面派到处宣扬“党言川有政治头脑”，“党言川是左派”，“对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文敏生甚至还說：“没有郑大联委，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就不可想象。”并且在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当着与会全体人员恭维郑大联委党言川之流，说什么：“我们有这样好的接班人，就放心啦！”

在政治吹捧的同时，刘、文、纪等人对郑大联委和党言川大搞经济扶植，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有求必应。从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省委每月拨给郑州大学十五万元经费全部由联委掌握。为使他们在经济上开支更加方便，纪登奎还批准郑大联委刻一个财务章在银行可以随便支取。

操纵、唆使郑大联委 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

省委黑司令部收买、控制了以政治扒手党言川为首的郑大联委后，操纵、策划、唆使他们干尽了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

肆造谣，将诬蔑“人民解放军在郑州镇压学生运动”的大字报贴在天安门前，被苏修拍了照片，并在莫斯科电台进行了广播，又一次为苏修提供了造谣资料。

三、打“死狗”，保主子，为其排难解忧

赵文甫、杨蔚屏（均为省委书记处书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运动初期就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进行过多次批斗，已经臭名远扬。但是在去年十月以后，党言川在组织“炮打”省委司令部时，还总是把火力集中在这两个人身上，每次斗争赵、杨，总让文敏生、纪登奎等人出席讲话，表示支持群众，以此抬高主子的身价，掩护他们过关。

每当其主子遇事下不了台时，党言川之流便出面为他们周旋。去年十一月下旬，郑大联委一些学生到平顶山，发动一部分职工将特委书记孔勋、副书记杨展拉到郑州，要求罢官。另一部分职工也赶到郑州，要求将孔、杨放回，文敏生等苦于无法解决。于是，就连夜把党言川接到预定地点，指示他说服要求罢官的职工将孔、杨放回，党言川立即按照文敏生的授意办了，为主子解了围。去年十一月中旬，郑州大、中学校少数派学生砸了多数派的“郑州市红卫兵总部”。文敏生支持了多数派，激起了少数派学生的愤怒，要造文敏生的反，文敏生怕得要死，即派纪登奎于前一天晚上把党言川找来，作了一番安排。第二天大会上，使文敏生顺利地过了关。

特别是当广大的革命造反派起来揭发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的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重炮猛轰省委黑司令部的时候，郑大联委党言

夫式的反面教員，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八月二十日刘建勋在回答郑大多数派学生提出的問題时，說：“人家提你的意見不符合事实，应该表示欢迎。赫魯晓夫罵我們，我們就欢迎。”又說：“赫魯晓夫罵我們五个人穿一条褲子，先叫他罵，罵以后，一篇文章他就吃不消。”有一次，郑大文革的学生向刘建勋提出，党言川作过許多坏事，不应该支持他。刘說：“有人愿意跳出来当反面教員你們为什么不贊成，你們还不让人家当反面教員嗎？”去年八月十七日上午，刘建勋、文敏生等人在研究郑大文化革命問題时，刘說：“我看党言川是反革命。”

既然如此，刘建勋为什么又写大字报支持他呢？刘建勋在一次地市委书记小組討論會議上說的很清楚：“如果因为他告我的状垮了台（指党言川赴京控告省委包庇王培育的問題），那还不是我的責任!？支持他一下，自己就輕松了，再告也不怕，他垮了也不怨我。实际上我的大字报也沒說他是左派，只是肯定了他那几件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刘建勋这张大字报确实起到了攏絡党言川之流的作用。此后，党言川就不再揭发刘建勋的問題了。

二、党言川的一张《火急呼吁书》，被省委抓住了政治辮子

去年九月初，在郑大联委召开的炮轰河南省委司令部煽风点火大会上，发出了《火急呼吁书》。印刷厂工人发觉这个呼吁书观点反动，坚决不印。紀登奎也明知道呼吁书有严重問題，但为了抓党言川等人的政治辮子，就故意亲手签字以省委名义硬要工人印发，并特意留下二百份。《火急呼吁书》一发出，社会上出現很多批判呼吁书的传单。这样，郑大联委党言川之流的政治辮子就抓到了省委手里。

三、党言川的一封反动信，成了省委制服他的“紧箍咒”

去年九月，文敏生、紀登奎得到了党言川过去写給新乡师院他的同学的三封信件的照片，其中一封内容反动，攻击、誣蔑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他們抓住党言川这一致命的政治把柄。随后，紀特意把这件事告诉了党言川。党言川惊恐万状，要求退还信件，紀說：“你这个問題嘛，是运动前的事情，可以放在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党言川問：“我的錯誤是什么性质？”紀回答：“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錯誤。”党言川說：“不要非常非常了吧，有錯誤就行了。”紀又說：“你的錯誤可以改变，我們的錯誤也可以改变。”从此，文敏生、紀登奎等人就把控制党言川的“紧箍咒”紧紧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一、恶毒誣蔑伟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攻击周总理

今年二月四日，郑大联委的宣传車在郑州市郊老鴨陈公社大肆放毒，恶毒地誣蔑我們最最敬爱的領袖毛主席，說“毛主席眼花了”，“毛主席受蒙蔽了”。

他們还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原省荣管局副局长刘克誠，因包庇反革命分子，严重违法乱紀，貪污受贿，于一九五〇年經林彪同志批示，开除党籍，判处二年徒刑。而郑大联委一小撮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出来为刘翻案，并恶毒地攻击說，这是“政治陷害”。

去年十一月下旬，周总理两次接見了郑大紅卫兵战斗师。郑大联委一小撮人对此极为不滿，公然誣蔑說：“周总理是郑大紅卫兵战斗师的后台”，揚言“要把他揪出来！”同时，他們还以卑鄙的手法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捏造了一个“周总理单独接見郑大紅卫兵战斗师的情况”的报导，极力歪曲周总理的講話，对周总理进行了恶毒攻击。郑大联委的胞生組織郑大造委（現已并入郑大联委）还于今年一月十六日整理了周总理的所謂“十二条罪状”，上告中央文革。

此外，他們还盜用中央負責同志的名义，大量編造印发所謂“北京来电”，胡說什么“謝富治副总理指示，可以夺軍权，这步棋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安排了。”又說“林副主席为二七公社題詞”，“中央文革认为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組織”等等，进行現行反革命活动。

二、为苏修提供造謠資料，配合苏修反华

“郑大紅卫兵战斗师”在京的控告河南省委代表团中某些人闖进中南海和民族飯店的錯誤做法发生后，周总理電話指示河南省委对此事应予保密。但反革命两面派紀登奎等，公然违抗周总理指示，将电文密告郑大联委党言川一伙。联委率卒赴京督战的副主席任延庆按照其主子的授意，抓住所謂“重大問題”，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印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駐华使館門前，大讲紅卫兵战斗师“冲中南海造毛主席的反”、“冲民族飯店使苏联代表团中断訪华”，作了长达五小时的演說，并散发了大批传单，为苏修造謠提供了資料。十一月十八日苏修《真理报》副总編輯馬耶夫斯基，便借此发表了反华声明，恶毒地攻击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内外政策。十一月廿四日我《人民日报》專門发表文章，予以駁斥。而郑大联委一小撮混蛋，則又跳出来充当苏修的应声虫，迎合苏修的腔調，胡說什么“苏修所以中断訪华是紅卫兵战斗师造成的”，并将偷听的苏修电台十一月廿一日的反动广播轉抄成大字报，公布在国务院第二接待站，公开攻击《人民日报》十一月廿四日的严正立場。

最近《河南日报》社“二七”事件之后，党言川之流，又到北京大

川之流，在其主子的唆使下，公开跳出来攻击革命造反派，并大肆叫囂刘建勋等人是“无产階級司令官”，妄图保其主子过关。

四、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軍，妄图夺取軍权

人民解放軍根据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省委一小撮混蛋，感到末日来临，立即唆使其御用工具党言川之流，糾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无产階級专政的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

今年一月十四日，河南省軍区遵照中央“关于广播电台問題的通知”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对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实行了軍事管制，以党言川为首的郑大联委等一小撮人在其主子唆使下，立即跳出来，謾罵、誣蔑軍区是“企图扼杀文化大革命”，是“耍阴謀”，“混蛋极了”，等等。

一月二十五日，郑大联委等一小撮人在国棉三厂挑起了一場严重的武斗事件，郑州炮校和市人民武装部聞訊派人前往宣传政策，制止武斗时，却遭到了他們的大肆围攻。次日他們又糾集三千多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冲击炮校，无理要求炮校承认制止三厂武斗是錯誤的行动，“要公开向全市作检查”。同日他們又去砸新生的《郑州晚报》社，当軍区和炮校派人去制止时，又遭到了他們大肆謾罵和围攻，并撕毁解放軍战士的帽徽和領章，毆打解放軍战士。

一月三十日，河南省軍区和駐郑部队根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举行了支持革命左派的游行示威。以党言川为首的郑大联委等一小撮人，在其主子唆使下，无视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公然誣蔑解放軍的武装游行“长了保皇派的志气，灭了革命派的威风”，大搞“白色恐怖”。之后，他們煽动几千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动十几辆宣传車，对軍区連續围攻了几个通宵。他們歇斯底里地大罵軍区是“混蛋”、“黑部队”、“省、市委的御林軍”。罵解放軍战士是“木头兵”、“保皇兵”。还公开叫囂“軍区必須大乱”。当軍区广播軍委命令和《紅旗》杂志第三期社論时，他們竟提出所謂“抗議”，“命令”軍区立即停止广播。与此同时，在社会上也极力制造反对解放軍的輿論，通过广播車、大标語、大字报，煽动宣传“万炮齐轰軍区”、“打倒軍区”，甚至公然提出要“夺取軍权”。真是狂妄之极。

二月四日，以党言川为首的郑大联委等一小撮人，煽动上百名群众，以“报喜”为名，闖进军区，长期（共二十二天）賴着不走。在此期間，他們无理取鬧，大造謠言，誣蔑謾罵，挑衅放毒，干了許多罪恶勾当：（1）恶毒攻击誣蔑解放軍“制造反革命事件”，“使郑州的上空出現了一片烏云”，对他們进行“反革命政治陷害”，要“打倒軍区”；（2）他們除了大写反动标語，乱貼反动传单外，还内外串通，窃取軍区内部情报，利用送飯机会偷带出去。誣蔑軍区对他們

“搞白色恐怖”、“实行軟禁”、“沒有自由”，罵軍区毛泽东思想宣传車是“造謠車”，是“喇叭取鬧”；（3）謾罵解放軍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組織。罵干部、战士是“混蛋”、“笑面虎”、“騙人的說客”、“跳梁小丑”、“寿命长不了”、“軍区是鎮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把解放軍的政治思想工作說成是“千方百計地制造和平假象，磨好屠刀之后，在一个早上把革命群众一下扼死”。揚言“要与河南軍区进行針鋒相对的斗争，要血战到底！”还多次故意寻衅鬧事，配合他們的游行队伍，里应外合，搖旗呐喊，扰乱軍营秩序；（4）建立情报組織，进行間諜活动。他們組織专人窺視軍事动静，写大事紀，偷繪办公大楼图样，暗記汽車号碼和出車时间，甚至对崗哨位置和人員增减情况也有专人記錄。此外，还多次围攻战士，挑拨官兵关系，进行策反活动，妄图瓦解部队。公开对战士說：“你們受蒙蔽了，你們的領導是执行資產階級反动路綫的当权派，你們不当听他們的指揮，应将枪口对准他們”，“官兵不平等，干部錢多，当个战士一月才几塊錢可真划不着”，等等，用心何其毒也；（5）誣蔑軍区的《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是“大毒草”，是“反革命宣言书”，是“鎮压革命左派的动員令”，夺权三結合是解放軍“一手遮天”。并狂妄地声称：“軍区不承认犯了路綫錯誤不走”，“不揪出軍区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走”。

二月五日，郑大联委等一小撮人，“做賊”心虛，煽动了几千名不明真象的群众，围攻軍区的宣传車长达十九个小时，一群暴徒还跳上汽車，搗毁发电机，砸坏喇叭，大肆围攻車上的解放軍。

二月七日、九日、十日，党言川之流的同伙，先后到空軍机場、監獄偵察情况，企图迫使空軍部队承认飞机散发传单是錯誤的行动，并公开謾罵空軍部队“白吃了群众的飯，白穿了群众的衣”。

看！他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何等仇恨！郑大联委党言川之流，与一貫敌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切反动派那有一点差別！

五、冲击公安机关,破坏无产階級专政

以党言川为首的郑大联委，大肆破坏无产階級专政的工具，强行夺取和接管公安机关，私設公堂，非法拘留，逮捕和綁架革命群众。据不完全了解，仅在今年元、二月份，他們就指使其骨干分子，糾集数百名打手，砸毁了滎阳县、舞阳县、平頂山特区公安局和五十多个工厂、学校的保卫处（科），搶走公章四十余枚，致使有些地区的公安保卫工作陷于瘫痪状态，給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損失。

今年二月十日，郑大联委一小撮人到舞阳县，勾結反革命分子，

小撮暴徒又冲击密电室（內有密碼、通訊設備）。看守密电室的机要人員，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忠心，怀着头可断，血可流，党和国家机密不可丢的坚定信念，拒不开門。郑大联委的一小撮暴徒，竟封了密电室的两个門窗，还要把仅剩下的一个門封閉，断絕飲食供应，欲置室內机要人員于死地。

七、挑起武斗,制造流血事件,实行白色恐怖

元月七日，郑州国棉六厂发生的流血事件，就是郑大联委党言川一伙蓄謀已久的罪恶活动。党言川曾揚言：“要不把六厂鬧个天翻地复，打个人仰馬翻，就把我的头割下来挂在六厂門前”。元月七日夜，六厂工人赤卫队在郑大联委的指揮下，以搶回广播和“黑材料”为名，不少人带上凶器，对该厂赤卫队总部进行夜袭。打伤赤卫队员二十三人，受重伤送医院的就有十三人。事后，他們又以賊喊捉賊的伎倆，反咬一口，强行拉走了赤卫队人員三十五名，將他們涂上花脸，代上高帽，挂上“現行反革命杀人犯”，“打人凶手”，“鉄杆保皇派”等牌子，反扭双臂，游街示众，并要挟公安厅进行拘留。这时，赤卫队的广大革命工人群众，万分憤怒，紛紛到省委請愿，要求公正处理。而郑大联委党言川等一小撮坏蛋伙同工人赤卫队，煽动一部分不明真象的群众，追至省委大院，对赤卫队员进行围攻，當場又抓了赤卫队人員七十余名，拖上省委办公大楼，私設拘留所，进行野蛮的殴打和人身摧残。

事件发生后，省委文敏生等一伙混蛋，为了維護他們的御用工具的“威信”，竟强令公安机关一定要在受害者一方赤卫队中抓出“凶手”，說什么如果在党言川一派中抓凶手就是打击“左派”。党言川之流，在其主子的撑腰、庇护之下，更加胆大妄为，又接連地制造了元月廿五日、廿七日国棉三厂的严重流血事件和二月七日、二月十七日駭人听聞的河南日报社惨案，他們肆无忌惮地对革命組織、革命群众进行搶、砸、綁架，制造白色恐怖。

八、搶夺報紙宣传陣地,制造反革命輿論

郑大联委一小撮混蛋，为了制造反革命輿論，在其主子唆使下，把《河南日报》强行搶夺在他們手中，組織所謂“新生”。

二月七日至十六日，出版的十期所謂“新生”的《河南日报》，实际上成了郑大联委大肆放毒的陣地，成了反革命組織的喉舌。这十

粮票，使許多同学生活无着。

他們非法开除师生員工的党、团籍和学籍。据不完全统计，开除党籍的有一百一十三人（不包括他們已經决定开除而未公布的），开除团籍的有一百五十九人，开除学籍的十二人。

在他們的摧残之下，有数名同学精神失常。

十、违抗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拖延破坏談判

二月十七日，周总理对《河南日报》事件作了四点指示后，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揮部一方，热烈拥护中央命令和周总理指示，于十八日向軍区提出了派遣代表的具体意見。但挑起武斗的郑大联委一方，对談判毫无誠意，一再拖延，在軍区召集人的多次催促下，直至二十二日才提出有关談判的意見，其中提出談判的負責人是党言川、申茂功。召集人于二十二日晚通知各方，由所报談判負責人在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举行會議，商定谈判代表名单。但郑大联委一方，竟不按通知規定，另派两名所謂“全权代表”，代替党、沈二人参加會議，并在会上无理取鬧，使會議遭到破坏。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郑大联委极为卑鄙地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在郑州竭力拖延、破坏談判，一面竟早在十九日，就非法单方面組成所謂“代表团”偷偷赴京，公然对抗总理指示。党言川一伙的这一罪行被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揭露之后，中央文革小組限令他們三天內离京回郑，他們不得不灰溜溜地滾回郑州。但在會議談判桌上，仍坚持反动立場，拒不承担对抗中央命令，无视总理指示，破坏談判的罪責。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們，以刘建勛、文敏生为首的河南省委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們的御用工具郑大联委罪恶滔天。他們的反革命罪行必須彻底清算！

他們的丧钟已經敲响了，他們已經陷入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他們的末日已經来临。

但是，他們同一切反动派一样，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还要作垂死的掙扎，“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們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导，发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把省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統統揪出来，彻底批倒斗臭。彻底摧垮省委的御用工具郑大联委。彻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动路綫的新反扑。彻底粉碎反革命逆

以党言川为首的郑大联委，大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强行夺取和接管公安机关，私设公堂，非法拘留，逮捕和绑架革命群众。据不完全了解，仅在今年元、二月份，他们就指使其骨干分子，纠集数百名打手，砸毁了荥阳县、舞阳县、平顶山特区公安局和五十多个工厂、学校的保卫处（科），抢走公章四十余枚，致使有些地区的公安保卫工作陷于瘫痪状态，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今年二月十日，郑大联委一小撮人到舞阳县，勾结反革命分子，非法闖进县人民武装部和公安局。二月十六日，县公安人员逮捕其首犯时，他们竟然拦道勒索。夺走了六支手枪，并绑架了执行任务的十五名公安人员。

元月廿五日，郑大联委纠集了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等数百人，乘坐十三辆大卡车，以所谓荥阳县公安局拘留了他们的谈判代表（实际并无此事），不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为借口，冲入县公安局内，进行大砸、大搜、大抢，搜查了档案室、办公室等廿多处。他们大罵干警是“熊包”、“飯桶”，罵公安局是“保皇狗窝”、“保皇局”等等。同时，封闭了所有办公室，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

六、冲砸省委机要处、室，搶劫党和国家机密

元月廿一日晚，在文敏生，紀登奎的纵容支持下，郑大联委的一小撮暴徒，煽动三百多名不明真相的学生，包围了省委机要处、机要室。他们用石头、木杠、铁锤、铁棍砸开了門窗，几十个人冲进去大砸、大搜、大抢，持續了八小时之久。他们砸毁了七个文件柜，撬开了一百多个抽斗，抢走了大量的机密材料和机密、絕密文件。他们还胆大包天，公然撕碎了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像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保密規定。同时，对机要人员，进行了長時間的辱罵围攻。最后，这一

八、搶夺报纸宣传陣地，制造反革命輿論

郑大联委一小撮混蛋，为了制造反革命輿論，在其主子唆使下，把《河南日报》强行搶夺在他们手中，組織所謂“新生”。

二月七日至十六日，出版的十期所謂“新生”的《河南日报》，实际上成了郑大联委大肆放毒的陣地，成了反革命組織的喉舌。这十期报纸，刊登地方稿件三十七篇，共十一万字，其中专门攻击、誣蔑解放軍的即十四篇，达五万字，其它中还带有攻击解放軍段落的十一篇；攻击革命造反派組織的八篇。

在他们把持下的所謂“新生”的《河南日报》上，公然篡改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的語录，篡改我国政府最最强烈抗議苏修法西斯暴行的声明，并大肆吹捧他们一手拼凑起来的大杂烩二七公社，吹捧政治扒手党言川的讲话。

九、疯狂进行阶级报复实行法西斯統治

以党言川为首的郑大联委一小撮人，在其主子的纵容支持下，在郑大内部实行法西斯統治，疯狂地进行級阶报复。

他们对同他們观点不同的貧下中农工人子弟、党、团员，任意侮辱謾罵，残酷斗争，强迫他們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站凳子，抹黑脸，罰跪，游街。

他们擅自抓人私设公堂，私设劳改队。据不完全统计，在郑大先后被他們抓捕过的近百人，强迫一百五十余人劳动改造。

他们在夺了該校行政大权之后，对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学，进行經濟迫害，不仅停发了他們的一切活动經費，而且竟然停发了生活費和

垂死的掙扎，“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們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导，发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彻底批倒斗臭。彻底摧垮省委的御用工具郑大联委。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綫的新反扑。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据的党、政、财、文大权，把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

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打倒刘建勋！打倒文敏生！打倒紀登奎！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綫的新反扑！

坚决鎮压反革命組織！坚决鎮压反革命分子！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們最最敬爱的伟大領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揮部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揮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

MS-300

ERC Projekt
Mao Legacy
Uni Freiburg
Inv.

Geschenk

Prof. Dr. Michael Schoenhof